



血
煞
女

内容介绍

.....

小红潮自小视如手足的芮小天，得传于威流星门下，以“雾天贯日”的小奇侠摄震武林，殊不料在与于翠娥交手不防时，误伤在于翠娥的乐心珠下，其珠毒对，于翠娥在万般痛苦下含泪献给 2 小天一身冰玉贞操，于是，错情错收，小红潮疼心割下一段见血恋情，在见他们手握手的那刹那，自内心深处流出一串苦楚的泪。

但是事由枝生，魔手医之爱女张星元早已倾慕芮小天，以致爱得死去活来，可她一想到芮小天和于翠娥一夜云飘风雨情时，心中又如割断肝肠般痛苦疾声，泪朝心底流，从此再也不愿见了自己心上人香搂他娇。

而饶从煞手中逃生和红潮母异父且得张老先生真传的许良因知其师姐心归另属，不禁凄然落泪，由此，一段段恩恩怨怨在他们小小年青人中间，热闹得不可开交……

目 录

一、贼子迷香魂	
贼香心自醉	1
二、情仇残血	
人鬼恩怨	40
三、老和尚贪淫	
小尼姑哭情	76
四、香奶娘淫身化毒	
娘娘搂雨落红潮	112
五、护花风尘缘	
三小盗骸骨	148

一、贼子迷香魂，贼香心自醉

“嗖嗖嗖——”

剑光束束，阻冷寒彻。

旭阳照灭，一座院落里，只见一英挺男子正翩翩舞剑，剑法潇洒自如。

一剑化作十剑，十剑化作百剑。

百剑化作剑影。

剑影形成剑墙。

真奇，真妙。

真绝。

天底下难得有这样的剑法。

令神仙惊叹，令妖精愕然。

“唰、唰、唰……”

此英挺男子几剑收招，宛如青松挺立，面不改色，气不喘声。

好功夫！

英挺男子收招过后，脸色立刻陷入迷茫、惆怅。

“……西窗又吹暗雨。”

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

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

幽诗漫与。

笑离落呼灯，世间儿女。

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英挺男子舞后吟诗，句句凄惨，心头有不解情绪。

朝霞彩映，若少女红润，柔情似火。

此刻，英挺男子仗剑站立，面对朝阳，默默不语。

而脸色的一股冷峻杀气，倍增这男子的英俊气概。

这位英雄男子正是人称外号“销风秀士”武林“纵横派”得力王牌苏仙。

苏仙不但长相俊美，在江湖上可称十足的美男子，而且凭着自己倍灵的悟性，揉尊师高超的武艺独创一套“阻阳掌”和“纵横寒剑”法，驰骋江湖，美名人人皆知。

其妻罗香，和他是同一个师父，罗香，艳艳天灵，娇姿花容赛贵妃胜西施，再加上一身精湛的武功，仙子无双，真叫人垂涎三尺。

正因为罗香是一位文、武全才，方才导致一段恩怨情史，甚至是仇情。

苏仙师兄许若秋，曾一度痴情美师妹罗香，而同时苏仙和罗香的也相恋欲火，这样两师兄弟展开一场争花夺艳的情战。

但许若秋邪心十足，为人刁钻，无论在哪方面都远不及苏仙，罗香情迷玉郎，最后把温香玉体抛在苏仙俊男人的怀抱。

为此，许若秋苦不堪胜，甚至动有杀夫夺妻的狠毒心机。

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却没有按心机行动。

总之，由此事，师兄与师弟两人的关系闹得特别僵硬。

此时见是亲兄弟，彼时是仇情敌，一切故事都在这爱与恨中威然展开。

苏仙想到当年与娇美爱妻结婚的时候，脸露得意的笑容，但在这笑容背后的另一层阻影却在他的心底怎么也驱散不了。

院内，倏然听五丈余外一株树后传来一声冷哼，寒影一闪，一双子阻镖似闪电般疾射向他的胸口。

苏仙不屑的冷哼一声，左掌一扬，立以食中二指兵住那双

子阻镖，一见镖上紧有一张纸，他不由一怔，打开一瞧，只见一书：

“姓苏的，大爷在三里外阳煞谷候你，是汉子的话，来吧！”
落款者是无影鬼江阳及弄仙鬼江雪。

苏仙抬目一瞧，只见在五丈外那株树旁果然站着一对黑脸孪生大汉，他立即将子阻镖掷去，同时冷哼道：

“请！”

右侧那名大汉子阻镖逼近身前，右掌一抬，将它收入掌中之后，立即阻阻一笑，联袂而去。

苏仙正欲掠身，突听茅屋中出一阵娇脆了声音道：“仙哥，请稍候！”

他立即刹住身子。

只见一位绝色少妇自屋中步出，呵！

真是郎才女貌呀！

此人正是苏仙之妻罗香，只听她关心的道：

“仙哥，冷煞五魔功力不弱，诡计多端，你何不必去惹他们呢？”

“香妹，小兄一向不爱惹事，但也不怕事，冷煞五鬼声名狼狽，他们既然敢来挑斗，小兄就替武林除害吧！”

“既然如此，我和你去吧！”

“不必啦！小兄对付得了这向个跳梁小丑的，你留着照顾潮儿吧！”

“好吧！你可要小心些！”

苏仙拍拍爱妻的酥肩，仗剑疾闪而逝！

罗香正立半晌，方始回屋。

倏见茅屋右侧林中人影一闪，一位剑戾裘目，意能潇洒的蓝衫青年似鬼魅般掠到了屋旁。

他悄悄的瞄了坐在竹床旁，瞧着订上熟睡幼儿的罗香一

眼，立即悄悄的掠到门前。

只见他悄悄的自怀中掏出一个褐瓶，将一撮白粉末倒在门前地上之后，方始将褐瓶放入怀中。

“嘿嘿！”一笑之后，他立即倒掠出丈余外。

屋内立即传出罗香的低喝道：

“是谁？”

白影一闪，罗香已仗剑出现在门后，她一见到院中那名青年，立即惊呼道：

“许师兄是你！”

来人正是苏仙师叔之徒“太极图”许惹秋，他原本痴痴的瞧着罗香，闻声之后，立即柔声道：

“师妹，你好吗？”

罗香想不到他仍然对自己如此的一往情深，立即低头道：

“我很好，谢谢你，许师兄！”

那份羞态立即使许若秋心儿一荡，立道：

“师妹，苏仙师弟呢？”

“无影鬼江阳及弄仙鬼江雪方才来此挑战，他已前往赴约了！”

“啊！糟糕！小兄发现冷煞五鬼欲图设计陷害苏仙师弟。因此，专程赶来通知，想不到仍然晚了一步！”

罗香神色大变，立即踏出屋外，急道：

“他们约在阳煞谷地面，我必须去接应他，啊！”

话未说完，身子立即一晃！

许若秋立即嘿嘿一笑，道：

“师妹，你怎么啦？”

“许……许若秋，是你搞的鬼？”

话未说完，已经无力的倒在屋前。

许惹秋嘿嘿一笑，边走向她边脱去衣衫。

罗香神色大骇，颤声道：

“许若秋，你……你想干什么？”

“嘿嘿！师妹，小兄对你用情至深，已经接近疯狂，我知道你虽与苏仙结婚，你却十分的痛苦！”

“胡……胡说！”

“嘿嘿！苏仙乃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吃，他不配为男人，你何苦再过这种痛苦的日子呢？”

“住口！啊！你……住手！”

许若秋含笑上她的胸前，双掌一阵挥动之后，立即剥去好她的衣衫，目睹她那雪白的身体，他立即双目一亮！

只见他一阵急促的吸吸之后，挟起她疾掠向左侧的竹亭中。

“师妹，你……你真美！”

话声未歇，他已将脸钻进双峰之间，不停的嗅吻，吸吮、舔舐起来！

右掌灵活的在那洁白无瑕的身体上放肆活动着。

罗香惊恨交加，奈何全身无力，急得泪水汨汨直流。

半个盞茶时间之后，只见许若秋身子一番，立即行动。

由他的动作，可知他乃是一位“御术”精湛的马师，配合上他那弃沛的体力，竹亭内立即“风云变色”！

罗香起初默默的流泪承受着，可是，不久之后，她不再掉泪了，一阵阵前所未有的奇妙感觉，使她感触有加！

她与苏仙同拜一师，许若秋拜她的师叔为师，三人曾经相处过将近十年。

她知道他们二人皆在追求她，她经过暗中观察之后，放弃心性偏激的许惹秋，终于嫁给苏仙。

诚如许若秋刚才所言，苏仙姑“那方面”的“持久力”与他的形式完全成反比，根本根本无法令她满足！

“只怕不识货，不怕货比货”，许若秋在“那方面”胜利了！

当他逞完兽欲离去之后，罗香茫然了！

赤裸的躺在竹亭中，一时百感交集！

半个时辰之后，神色略显疲乏的苏仙仗剑掠回院中，他一见地面上的白衫，立即唤道：

“香妹！香妹……”

罗香尚未应声，房内的纪儿已“哇哇”大哭了！

苏仙神色一变，疾步向屋去。

倏听罗香喝道：

“站住！”

苏仙怔了一下，疾掠向竹旁。

当他目睹竹亭内的情景，“啊！”的一叫，身子立即一晃！

罗香的泪水溯再落了！

“谁？是谁下了手？”

“许若秋！”

“啊！是他！原来如此！怪不得冷煞五鬼会来挑战，好一个‘调虎离山’之计，许若秋，我苏仙与你暂不两立！”

罗香咽声道：

“仙哥，我……我对不起你！”

苏仙神色一变，立即低头不语！

婴儿越哭越大声，罗香内心矛盾万分，不知雇产些什么？

倏听苏仙沉声道：

“你！你怎会着了他的道儿？”

“他……他在门前洒下迷香！”

苏仙恨恨的挥掌一劈，亭中那张竹桌立被劈散！

罗香立即神色一变！

只见苏仙飞掠入屋，匆匆的拿着一套白衫及一瓶药掠入竹亭，立即将两粒药丸塞入她的口中。

半晌之后，他一见她山能行动，立即远处驰去。

罗香默默的穿妥衣衫，立即走回房中。

半个月之后，午后时分，罗香默默站坐在竹亭中望着远处，心中思潮迭起，久久无法平静！

苏仙自从发生那件事以后，一直冷漠对待她，终日在山下酒中喝醉，一直到夜晚方始回家掉头大睡！

她知道他的心情，因此她痛苦不堪！

就在她沉思之际，突听一阵轻微的步声自篱笆大门传来，她抬头一瞧，立即身了一震！

只见她痴掠而出，身未落地，一道掌已经劈向来人。

来人正是许若秋，只听他唤声：

“香妹！”立即朝侧一闪，右袖挥过之处，一蓬白烟疾朝她涌来。

罗香叱声：

“好卑鄙的玄性！”立即抽身暴退！

鼻中倏闻一道烟香，落地之后，立即一晃。

许若秋子一弹，拍中她的“麻穴”，立即挟起她疾掠而去。

只见他疾驰盍茶时间之后，立即钻入一个山洞。

洞中不但清洁，而且准备有食物，可见他曾在此待过，她放下之后，立即歉然道：

“香妹，请恕小兄的不得已之举！”

“住口！许或秋，你把我害惨了！”

“香妹，你冷静点！不错！小兄是以小人手段污了你，可是，你可知道，小兄是多么的爱你吗？”

“以苏仙的度量，根本不配作你的终身伴侣，香妹，你跟我吧！我绝对不会计较你的过去！”

“住口！我……”

“香妹，小兄发誓，小兄如果负了你，愿意遭受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说完，又开始脱去她的衣衫了。

“许若秋，你……你……”

“香妹，及时行乐吧！”

你若继续跟苏仙，你会闷成一朵凋谢的鲜花，小兄会全心爱护你的！”

说完，他开始以实际行动“效忠”了！

他的技术仍然那么精湛，他的体力仍然是那么的充沛，简陋的洞内，立即弥漫着“天晴多云转阵雨”。

不久，台风来啦！

阵阵的惊涛骇浪，逐渐的淹没了罗香的理智了！

盞茶时间之后，她开始“胡说八道”了！

许若秋得意极了，若非身处险地，他一定会“纵声长笑”了，不过，为了彻底的征服她，全力以赴了。

好久，好久之后，一切才恢复了平静！

许若秋又温存半晌之后，方始柔声道：

“香妹，自今日起，小兄一直在此等候你，望你能体会小兄的一片痴情！”

罗香身子一震，默默的穿妥衣物之后，低头离去。

冷月孤星，罗香独自熟睡在竹床上，她梦见自己被许若秋“蹂躏”，她潜意识的呻吟着。

口喃唤出人心颤的声音。

苏纲喝得摇摇晃晃，他刚踏入房内，立即看见她以朋腿夹着棉被，一边扭动身子，一边呻吟着！

他在一怔之下，立即默立不语！

他紧盯着她，聆听她的呻吟声音，脸色却越见深沉了！

突听罗香呻吟道：

“喔……喔……许师兄……喔……”

那“喔”声好似铁锤紧敲着他的心口，他情不自禁的神色大变，痛苦的捂住心口，踉跄一退！

罗香正在作着销魂美梦，而且正梦到“要紧头头”，不但扭动更剧，而且呻吟更剧更密了！

声音“许师兄”好似利刃般紧战着苏仙的心口，他那张俊逸的脸孔开始扭曲，严重的扭曲了！

他痛苦极了！

他羞愤极了！

终于，火山爆了！

只见他踉跄走到竹床前，左掌抓着她的头发，右掌不住的猛挥她的双颊，口中直叱“贼人！”不已！

罗香正梦得爽歪歪，突遭此变，一时说不出话来。

苏仙的理智似乎已经崩溃，他只知不停的喝叱及猛挥，半晌之后，罗香已揍得花容失色了！

竹床上的婴儿亦被惊醒“哇哇”长啼了！

苏仙视若无睹的继续泄恨着。

突见罗香右掌一扬，“砰！”一声，苏仙的“麻穴”立被制住，由于用力过剧，他立即摔向床前。

罗香的秀发被秋，一阵剧疼之下，她硬生生的扣住他的左腕，“喀！”一声经拗折之后，恨恨的将他推倒。

剧疼之下，苏仙不由惨叫出来！”

罗香双目含煞，抚过双颊，拭去血痕之后，狠狠的道：

“苏仙，是你先下手，休怪我无情！”

说完，走到化妆台前，打开了抽屉！

苏仙见状，立即骇呼道：

“你……你要做什么？”

罗香取出一个方盒，阻声道：

“苏仙你既然不仁，休怪我无义，咱们结发之，就此烟消云

消！”

说完，抓起一支金针疾射向他的右肩胛。

“噗！”

一声，金针正中目标，苏仙立即惨叫出声。

金针连飞，支支针中分的大穴。

三十六支，一共是三十六支，在不到总茶时间之后，苏仙的全大穴已经钉了三十六支金针。

苏仙疼痛难耐，颤声道：

“你……你好狠喔！”

“哼！是你先动手，你等着再当更痛快的吧！”

话刚说完，突听房外传来一声低叹道：

“唉！天下最毒妇人心，古人诚不欺我矣！”

声音未敛，一位年约七旬，焦黄黄的一张病脸，颌下银髯垂胸有布衫老者，已神秘的坐在化妆台前。

衣袂不扬，声息全无，这份骇人功夫吓得罗香疾掠而出，半晌之后即已于夜色之中。

这各老者正是一代奇人兰仙一老，只听他叹唏：

“唉！我来迟了！”

立即迅速的取下金针及替他流气疗伤。

“是深管的日子，晚风指扫着落叶，阻煞山的寒雅，点点阵阵，过了好几个山头，投入了悉意颇浓的烟里……”

黄昏时候，百鸟已觅树枝，山的树木，在肃肃晚风里飘摇呼啸。

突然，苍山上传下了一曲笛音，强如游丝。

如果不用心去听，几乎听不出来，但当你仔细听时，却觉得音调凄悲切，独如马峡猿，急妇夜泣，吟之动心弦。

使笛的人似乎高在云霄，把这断肠曲调，借着寒凉的山风徐徐送出，令人不禁怆然泪下。

山麓下，停立着一个中年秀士，似乎在全神贯注的，聆听这自空而降的断肠音。

他约摸有四十二岁，欣长的身材，一张微黑的脸，唇上留着短须，风度翩翩，虽然已是深秋，他只穿着一件丝纤的长衫，却没有丝毫冷怯的感觉。

笛音突转，由底沉进入激，化哀怨为悲愤，风云变色。

草木含悲，那秀士似乎入了吹制裁的人！

当时只见缓步由山径走了上来，到了无人之处，展开了身形，竟如脱弦之箭，一比例五六丈向上扑去。

原来这人竟是“纵横”的奇侠，威震江湖的“销风秀士”苏仙，八年前由陕西携一幼子，隐居阻煞山，永退江湖。

这时，只见他疾如飞鸟，向着时发出之地扑去，乍刻之后苏仙已经上来百数十丈，但距那制裁声尚远，便又向上奔去。

突然，笛声停了，苏仙心中甚感诧异，心道：

“今日笛声为何如此短暂？”

莫非吹笛的人知道我要寻他吗？”

念头尚未转完，笛声又传了过来，苏仙不由吃了一惊，原来远在云霄的笛声，竟然已离自己不过百丈！

曲调也改，变得轻快活活，当下提气猛上，瞬息即至，但见上面是一片平均，林中悠然笛又停，那有半个人影。

苏仙心下好奇，以自己的武功，纵是落花也躲不出自己的耳目，不料吹笛人来到近身尚且不知！

这时突闻笛声起自左下，当时大惊，忙施展“伴星追月”身法，一出七八砂扑了下来，当下又声息全无，心中暗想：

“莫非真有鬼魅不成？”

这时那笛声却又起自右上方，正是适才自己立身之地，间调轻活，含有戏试谑之意，苏仙知道追也无用，倒不如竭诚相邀，也许不可见上一面。

当时打定主意，缓步走了上来，先向前施一礼，郎声道：

“何方高人既以仙音引见，定有见示尚请容晚生一拜”言罢对面一株大树后，有人干笑一声，用着低哑的嗓子道：

“你追得我好苦，反说我引你来？”

跟着从树后走出一人，苏仙见他方面大耳，年已六旬开外，未留须髯，身材奇高，偏偏又是个驼子。

手中拿着一节小管，也不是什么珍品，长袍草履，迎风飘摇，神逸无比。

苏仙一看陡然一惊，连忙施礼道：

“前辈莫非是驼侠？”

驼子哈哈一笑道：

“什么侠不侠，反正我是个驼子就是了，你每天在山下听制裁不嫌累吗？”

苏仙恭身道：

“前辈仙笛神音，晚辈真个着迷了。”

驼子一笑道：

“真是个秀士！可是你受骗了，吹笛的另有其人，他知你寻来，不愿意见你，故此我才冒牌逗逗你，你一恭维，我倒代人受功了。”

苏仙帝才知道吹笛的另有其人，心中纳闷何以这以已经不出江湖的老辈，却来到了阻煞山？

这时那驼子把苏仙看了一眼，点点头道：

“捋来你的功夫倒不弱，反正没事，我们逗逗玩如何？”

苏仙听罢一道：

“您真是开晚辈玩笑了……”

驼子突然大声道：

“少废话！”

才说完，底细飘处，右手竹管已向苏仙面门点来，苏仙吃

了一惊，连忙足根用力，退出三丈以外，口中喊道：

“少废话！”

才说完，底细飘处，右手竹管已向苏仙面门点来，苏仙吃了一惊，连忙足根用力，退出三丈以外，口中喊道：

“老前辈……”

驼侠把手中竹笛随手朝地下丢掉，揉身而进，左手食指带着劲风向苏仙的“期门穴”点来。

苏仙慌忙中让过一招，心中骇然，想道：

“这简直是拼命，那像比试呢？”

驼侠第三招又到，右手贯力向苏仙小腹击来。

掌力奇重，苏仙身形晃时出三尺，驼侠身随掌走，翻出左掌，化击为抓，双手同时向苏仙心腹抓来。

苏仙见他如数奇异，既毒又辣，当下使一险招“蜉蝣戏水”整个身在空中，万难闪躲急切里气回身，硬把门尺落了下来，这一下把苏仙吓出一身冷汗，那驼侠用着破嗓子喊了一声：

“好！不愧纵横派高手！”

“苏仙只当结束，那知驼侠二次出手，招数更奇，并且处处攻已要害，好似与自己憎爱分明筹办海深仇，拼命撕杀一般。

当时不敢大意，本着师门的身法，以一路“鸽鸽掌”迎敌，用尽平生功力，有时以指代剑，兼用“天南剑”，才勉强打了个平手。

那驼子才不过命名出五成功力，但见苏仙功力深厚，身法轻快，亦不禁暗暗点头，当下，收掌而立颌首大笑。

苏仙则身汗水涔涔了。

驼侠微笑道：

“真痛快，十年来没找到你这样功夫的过招，今天过了瘾了，可惜你宝剑不在，否则我更痛快了！”